**【MLP】《辐射小马国》(26)泽妮思 冒险 长篇小说**

**第二十六章：泽妮思**

作者：Kkat

翻译：小羽、火舞

校对：火舞

润色：EmeraldGalaxy

“交朋友不能决定小马国的命运。”

斑马。

小马国的仇敌，那些生物屠杀了我们数以万计的同胞，用毒雾和野火炸弹摧毁了我们的土地。

那些经常被描绘成恶魔般、梦魇般几乎没有灵魂的生物，根据印象部的宣传，正是小马美德的反面。

“对呀……”我想，望着外面封闭的竞技场，小马在残忍的奴隶项目中互相杀戮着，“……因为我们小马就是那么高贵。”

把泽妮思的种族两个世纪前犯下的罪行全部强加到她身上，公平吗？无异于把小马们对他们的暴行都怪罪到我的头上。

我有自己的罪恶要承担。

如果那个叫黄水仙的掠夺者没能把她打倒，我便会与那只斑马战斗。要么杀死她，要么死于她的蹄下。最有可能是后者。我被剥夺了所有可以当武器的东西。即使好不容易搞到的螺丝刀也被收走了。我只有我的角、我的蹄子、我会的唯一一种魔法、辅助瞄准魔法，以及我的格斗技巧，坦率地说，惨得不能更惨了。如果我能活下来，简直就是奇迹。

然而我曾创造过奇迹。红眼的意图是：要么我死，要么我被迫杀死其他奴隶——那只斑马只是众多奴隶中的一个——为了自己的生命而牺牲自己的信仰，这样我才能活得够久，去杀掉红眼。

任何选择都将会是他的胜利，就算是后者，就算我真的杀了他，也顶多是一次代价惨重的胜利。

我想起了镜子里的景象。一个掠夺者小皮，浸泡在血泊中，奄奄一息。那不是我的灵魂，这点我非常确定！但……我知道自己可以成为那样的小马。我已经沉浸在杀戮之中。

我意识到自己就是干酪杰克，被迫做出选择，要么违背良心，心怀愧疚地苟活于世，要么选择死去。

我需要第三个选择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太阳的热量透过乌黑的云层炙烤着吠城，加上点缀其间的些许红色，宛如地狱。黄水仙坚定地站在原地，沉重地哼着鼻息，煤块面目全非的尸体还在不停渗出鲜血，浸透了水仙蹄子周围的地板。

水仙的掠夺者朋友——血红的尸体，就躺在不远处，她的血液已经干涸，开始结块了。

水仙凝视着她，我可以看见他脸上流露出的痛心。我意识到她会一直躺在那里，在炎热的天气里炙烤着，直到所有战斗结束。我想尖叫，他没什么时间去哀悼了。下场战斗已经开始了。

水仙转过身，目光锁定在叫“泽妮思”的斑马身上。在小马国废土，这是极为罕见的场面，甚至比一只天马都要罕见。

“泽妮思来‘陷坑’已经好多年了，”我后面的蓝色小马说，“我们在北边炼金屋里一起工作了大约三个月，主要回收火焰喷射器燃料。一直以来，她从没说一句话。我听说，那些抓住她的奴隶贩子在她说了些冒犯他们的话后，就把她舌头割掉了。”

四号顿了顿：“毕竟她是斑马，她说个‘你好’大概都是极其恶劣的冒犯行为。”

我看着斑马上前几步，走向水仙，低下头，向自己的对手表示尊重，着实让我吃了一惊。

水仙不这么认为，他看到了机会，立即采取了行动，一个转身扬起后蹄狠狠踹向她的脖子。斑马中招倒下，趴在地上。

水仙转过身，立住后蹄，抬起两只前蹄，眼看要砸在倒地的斑马身上。泽妮思突然一个翻滚，仰卧在地将后蹄踢了出去，凶残地命中了立姿陆马暴露在外的腹部。水仙摔倒了，捂着自己肚子，不时咳出带血的唾沫。

斑马从地上跳了起来，稳稳地站住。

水仙咕哝了几句，重新站起来，斑马俯下身，一只前蹄撑地，转身伸出后腿扫向他的四肢，他又重新倒下了。

我目不转睛地瞪着，下巴几乎都要掉在地上了。我看着斑马流畅的动作。她不像在打架——更像一种打斗的艺术。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。

“呵，看起来像陨落凯撒式（Fallen Caesar Style）的风格……我这方面并不是专家，”四号漫不经心地赞叹，他看见我一脸茫然，眉毛一下子扬到天上，“别给我说你入坑时没有看过几本《斑马武艺（Martial Arts of the Zebra）》？那你希望能怎么赢？”

“不……不，”我结结巴巴地说，我在废土上遇到的所有书中，不知何故唯独错过了这一本，“当然没有……”我转身，把注意力移到战斗中。

水仙重新站了起来，绕着斑马转圈。斑马看着他，等待他的攻击，她的沉着冷静令马不寒而栗。他猛扑过去，斑马身体向下一沉，飞起一蹄正中他的胸膛，利用他的自身的动量让他从头顶飞了过去。水仙重重砸在泥地上，四肢张开。

她的战斗技巧要高超得多，这不公平。

但水仙更强壮，招式也更卑鄙。

泽妮思小心翼翼地接近。我怀疑她想趁屎黄色的雄马脸还扎在土里时结束战斗。水仙颤抖着，似乎精疲力竭了，他呻吟着，想用腿撑起自己，但腿只能无力地从身体下方滑出。

他的虚弱是诡计。当泽妮思离得够近的时候，水仙突然在地面上扭起来，扬起一片尘土，把大团泥沙踢向泽妮思的眼睛。她嘶鸣起来，向后退去，显然睁不开眼睛了。她的身体摆出防御姿态，随时准备接下任何攻击。

但水仙显然看到了她没有看到的东西。他没有转身攻击她，而是向前冲去。我听到未引爆的地雷的滴滴声，他踩上了一个地雷，立即用后蹄把它踢向斑马。

泽妮思也听见了，尽全力向旁边一扑，地雷在半空爆炸，距斑马大概两只小马的身位。虽然不足以致命或致残，但足以让她跌倒。冲击波一下子把她掀翻了。

我不停地喘着气。

“噢，她能承受的远不止这些，”四号评论，“棚屋里，奴隶贩子经常虐打她的背，对她无刑不施，以此为乐。不过这样，我们其他马也能好过一点。”

我的毛都竖起来了，不寒而栗，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话在脑海中形成了恐怖的画面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屁股上的刺痛感，奴隶贩子涂在可爱标记上的粉末开始用牙蚕食着我的肉体了。

“见鬼，我记得有一次，一个独角兽奴隶搞砸了回收工作，还让火把自己点着了。奴隶贩子开枪杀了她，免得跑来跑去把那里全烧了。火熄灭后，为了好玩，他们砍下了独角兽的脑袋，用它来强暴了那只斑马。”说到这里，四号流露出了一丝厌恶，他还算正常，而我极度惊恐地瞪着眼睛。“说起来，那件事之后，她就自愿加入了‘陷坑’竞技场。”

泽妮思挣扎着站了起来。水仙没有利用空隙继续进攻，而是跑去触发另一个压板。上方桶上的锁咔哒一声打开，底板晃开，一堆发着绿光的污泥落了下来（“没错，大部分桶装的都是那些，”四号评论）。砰地一声，一件沾满污泥的大家伙也掉在了地上。水仙躲开了，但依然有几滴溅到了他。他立即发出一声嚎叫，跳来跳去，抖掉了那些发光的废料，转身看向自己的奖品。

一把自动斧浸在一滩绿色的发光液体里，闪闪发光。水仙做了个鬼脸。从他对那几滴落在屁股上的液体的反应来看，应该不会愿意把那个黏糊糊的东西放进嘴里。

泽妮思又开始小心翼翼向前移动，显然已经看清了他的战术，绝不愿意和他在发光水坑附近交战。他们绕着水坑面对面转起圈，两个都试着和那摊污泥保持距离，泽妮思离得更远一些。

看台上的小马们开始齐声跺蹄，“打！打！打！”

水仙动了几步，设法绕到煤块尸体附近，而泽妮思就在水坑另一侧。他一个冲刺越过煤块尸体，扬起后蹄……

煤块的尸体被他踢飞了出去！

污泥顿时飞溅出来 ！一些绿色污泥涌向泽妮思，斑马以不可思议的反应闪到了一边。

她冲向了水仙。

那大块头见她冲过去，俯下身，想守住自己的阵地。当她进入攻击范围的一瞬间，他扬起两只后蹄重重踢向她。

但泽妮思腾空跃起，越过黄水仙，用一只蹄子重击了他的后颈部。又以一个优雅的翻滚落地，站起，面对着他。

水仙似乎被冻住了，眼睁睁地盯着她，一动不动。

“麻痹之蹄！”四号惊呼，“绝对是陨落凯撒式。”

她一蹄就能瘫痪一只小马？我他妈怎么可能打得过她？

水仙轰然倒下，泽妮思走到倒下的小马身边，悲伤地凝视他因恐惧而瞪大的双眼。观众开始拍着蹄子呼喊：“杀了他！ 杀了他！ 杀了他！”

斯特恩叫了出来，声音被古怪地放大了：“终结他！”

斑马一只蹄子放在他的脖子上，低下头，在他耳边嘀咕一会儿。然后咬住了他的鬃毛，猛地把他脑袋往后一拉。我听到了水仙脖子断裂的声音。

泽妮思松口放开了死去小马的鬃毛，快步走向竞技场中心，等待着她的下一个对手——我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正午的闷热令我窒息，吠城上空被厚实毛毯一样的云层覆盖。我断了的肋骨隐隐作痛，屁股上的刺痛感也越来越严重，我不得不抹去眼中渗出的眼泪。

泽妮思站在原地，哀伤地注视着我蹒跚迈入竞技场。

现在我进来了，不再透过大门观察，我可以看到‘陷坑’竞技场更多细节了，但和大门内看见的没有多大区别。这里有第三个入口——一扇双开门，门后可能有一队奴隶贩子守卫时刻待命，一旦出现任何麻烦的迹象，就会冲进溜冰场里。我看到斯特恩就站在露天看台后边的一个高台上，高台四面围了防御掩体，她头戴一副奇怪的战前耳麦，我猜是用来放大声音的。她还带着反器材步枪，背在鹰爪护甲后面。我看到看台上的观众愉快而期待地望着竞技场，还注意到有些甚至还在吃零食，顿时怒不可遏，那些小马肯定也不想空着肚子看我被残忍杀掉吧。

“我在试着救你们所有马！为什么！？”我冲着他们大吼。一时间，明白了红眼是如何名正言顺让这些小马受着苦，只为建立更好的世界。我不同意他的方式，但我可以理解。

看到了吧，小马驹？黄玉先生曾说，看看你们小马当时对同类都做了什么，再看看你们现在对同类又做了什么，你觉得你这可悲罪恶的种族，除了成为龙的食物，还有什么其他的价值？

我试着回想自己当时的回答。

泽妮思走近我，我看见她条纹皮毛下藏了许多伤疤。她的可爱标记（不管是什么，反正就是斑马可爱标记位置上的图案）是一团杂乱的波浪线，看上去更像复杂的象形文字，而非正常的可爱标记。她的右臀看起来被马用雪茄烫过。

她走近我，低下头，用着同样的姿势，我之前觉得是表示尊重，然后泽妮思非常轻声地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轻得只有我自己能听到。

我愣住了，呆在原地。奴隶主用死马的独角强暴她的时候，斑马都没开过口，却为我打破了自己沉默，确实是一种尊重的表现。

当然，我意识到，她一直沉默不语，是因为说任何话都可能导致失去舌头。她为我破例开口，是因为我马上就要死了。

我还意识到，她的话有效降低了我的警惕，不过已经太晚了。

泽妮思用前蹄袭击了我，正好击中我受伤的体侧。我听见也感到自己的肋骨完全断掉了，还刺进了肺里。我倒下了，顺着打击的力量向后滑行。我挣扎着想要呼吸，整个世界都天旋地转。

好像她知道攻击哪里才能造成最大的伤害一样。(与水仙恰恰相反，那大块头是知道攻击哪里会造成最大的痛苦。)

我望向天空，一缕红雾渗进视线边缘。我看到狮鹫在上空飞来飞去，爪里握着步枪。我能听到两百多只蹄子的拍蹄声，看台上的小马正叫着让她杀了我。

阴影笼罩住了我。我转过头，看见泽妮思用后蹄直立，抬起两只前蹄，正对着我的脸，准备使出干净利落的最后一击。

我喘息着，独角闪出光芒，用蹄子对地面踢了一下。我用悬浮魔法包住自己，让自己尽量失重，我就像被踢中的气球一样从地上飞了起来。斑马蹄子重重落在我脑袋刚刚在的位置，在泥地上留下了一个印记。

“等等！”我又喘了一口气，挣扎着呼吸的同时还得保持住悬浮魔法，几乎精疲力竭，“我们……我们没必要这么做……”

斑马抬起头望着我，神情流露出顺从与怜悯。

“请……不要再做他们让你做的事了！”我慢慢往地上降，泽妮思看着我，等着我回到她的攻击范围里，“加入我，我们可以一起逃走。”

泽妮思轻哼了一声，表情让我明白，之前有很多小马曾对她这么提议，我怀疑没有一个真正成功的。

**“打！打！打！”**众马喊叫。

“我有一个计划……”我提议，试着让自己听起来比实际上更有信心。过去几天里，我计划的成功率都称不上乐观，整个计划的发展完全偏离了我的预期。

事实上，我太自大了——过度骄傲于即兴发挥的能力，沉浸在自己过去的胜利中，自命不凡，我真以为自己可以赤手空蹄深入敌后，仅凭自己口才……取得胜利。我让长老相信这是唯一的方法，因为这样我能保护我的朋友。反之，我成了一个奴隶，现在正拼命让自己飘在空中，想要逃过斑马毁灭性的蹄子打击。

是时候重新规划了，希望可以想出一个不那么蠢的计划。

泽妮思跳了起来，一只前蹄击中了我的胸脯，疼痛在我身体里炸开！我尖叫一声，魔法瞬间破灭，我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
斑马落在我的面前。

我可怜兮兮地大口喘着气，抬头看见她退了一步，准备用后蹄蹬我。

我的角再次闪光，在绝望中用念力包住她的喉咙，开始收紧。

我开始掐住她，泽妮思想踢向我未受伤的肋骨，但窒息让她完全偏离了目标，而我也学会了闪避。

我进一步收紧念力，斑马已经摇摇欲坠了。我的念力快要耗尽了，但压碎她的喉咙还是可以的。我不想杀了那只斑马，但必须让她脱离这场战斗。

泽妮思摇晃着，双眼突出，鼻孔扩张。有那么一会儿，她表情中流露出的恐惧和水仙临死前一样。随后渐渐变得屈服，停止了挣扎，凝视着我，告诉我自己已经接受了我的胜利。

然后就晕了过去。我放开她，她像一袋苹果一样倒了下去。

“真扫兴！”斯特恩的声音喊着。

我周围呼啸着雷鸣般的拍蹄声。

“杀！杀！杀！”

我挣扎着站直身子，痛苦地喘着气，抬头看着马群。我讨厌他们，讨厌他们每只小马。

我快步走到倒下的泽妮思身边，她还在缓慢地呼吸。

我抬头看了看桶，独角又发出闪光，我用悬浮力场包住了其中一个，但它被牢牢固定在笼子顶上，我的念力还不够强，无法把它扯下来。

斯特恩似乎察觉到了我在做什么，她抽出了反器材步枪。“终结那个东西！“狮鹫命令，斯特恩难道就不能把泽妮思叫“她”吗？

我突然想起了桶是如何打开的。我不需要把它们整个都扯下来，只需要轻轻压一下弹簧锁，压弹簧很容易。

我的角闪烁着。

斯特恩握着反器材步枪，透过瞄准镜盯着我，“现在赶紧终结那个东西！”

桶上的弹簧锁打开了，所有的桶。

哔哔小马发出急迫的滴滴声。四号预测的没错，大部分桶里都是绿色的发光污泥。还有武器。一些桶里掉出了战利品，收割死亡的工具如骤雨般落下，有一根魔能长矛，一把剑，一个链锯（链锯？！），甚至还有几支枪。我任由它们落在地上，我想要的是辐射污泥。

发着冷光的粘稠物几乎不透明。我把它们聚在一起，摊开铺在了笼子内侧，形成一大面发光的绿色幕布，薄如膜，但足以让我藏在里面。我不打算让狮鹫或奴隶守卫射中我，于是立刻转移到新的位置，如我所料，斯特恩向我刚才站的地方开了一枪。

我感到眼里渗出泪水，胸口的疼痛在剧烈燃烧，同时集中注意力在那么多物体上，让我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，每一次呼吸，都仿佛在溺水一样。

我用念力包住自己，让自己失重，再把念力扩展出去，把斑马也包起来。我从来没有迟疑是否要带她离开，将她留在这里的念头从未进过我的脑海。

我视野一片模糊，强迫着自己保持专注。我角上的光闪得更亮了，一层耀眼的光芒从角上迸发出来。我突然想到，眼尖的狮鹫也许能透过污泥幕布看见角上的闪光。

但我需要保持足够的精力，积攒足够的能量，再放出另一招。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。

我用念力拿起魔能长矛，卡在竞技场内的那扇双开门上，几秒后，奴隶贩子便开始激烈地撞门，想要冲进来。

幕布变薄了，顶部开始陆续出现一些缺口，一个缺口几乎就在我正上方，露出了我先前注意到的笼子活板门，仅仅用一把简单的挂锁锁住。我蹬了一下地面，让自己向上飘去。我眼睁睁地盯着挂锁，现在没有任何发夹，螺丝刀也被拿走了。

我应该不需要它们。

操控视线之外的多个物品非常困难，但我曾抽出了藏在麻袋里的蹄雷的插销。而我对锁很了解，很清楚里面的锁芯和内部的结构，应该能用魔法来解决掉一把锁。

我使出了魔法，柔和的光芒罩住了挂锁。独角爆发出更亮的光，第二层光芒又罩住了第一层，我脑袋上涌出大量的光束。

我感到一颗子弹擦着身体飞过，紧接着是一声枪响。下方，奴隶贩子不停地撞门，已经让魔能长矛变形了。

我仍在向上飘去，带着昏迷的斑马一起，我们正接近笼子，但上升速度令马忧虑地放缓了。上方一只狮鹫开了枪，子弹打在了笼子的一根铁棒上，爆出一阵火花。

“我能做到！“我反复对自己说。

第二枪射中了门，就打在距挂锁几寸远的地方。

我骗谁呢？我都快呼吸不了了！我的魔法在衰减，周围的幕布不断缩减、摇摆不定。

不！“我能做到！”

我终于把锁芯转到了正确的位置上，挂锁开了。我的视野再次模糊起来，差点就搞砸了一切。

魔能长矛断成了两节，下面的门一下被撞开了，奴隶贩子跌跌撞撞涌进了竞技场。

我慌忙取下挂锁，推开了门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就穿过了门，我尽可能向笼子外围跑去，用自己还幸存着的肺全力呼吸，我紧紧包住自己和泽妮思，丢掉了所有东西。整个身子都极度痛苦，极度疲倦。

枪声此起彼伏，子弹不停从我头顶和蹄下射过来，击中了身边的笼子。我不停改变路线，曲折前进，尽可能让自己成为很难被射中的目标。我正接近笼子的边缘。

溜冰场位于吠城欢乐农场的尽头。幸运的话，我从这儿一跃就可以跳出围栏，这样可以在自己和那些不会飞的奴隶贩子中间设置一道屏障了。

到达笼子边缘比预想的要快。我跳了起来，胸口的疼痛让我尖叫了一声。我们跃进了下方的游乐场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跑错了方向，心瞬间沉了下去，这一跃反而把我带进了欢乐农场，而不是远离它。

一阵撕裂般的剧烈冲击从右前腿传来，伴随金属的刮擦声！紧接着是斯特恩反器材步枪的枪响，我的腿一下子呈现出一大片痛苦的红色痕迹。子弹没射中，仅仅击中了哔哔小马，但那股力量感觉像要直接粉碎掉我的腿一样！

悬浮力场消散了，我落了下去，掉到了一组比下方游乐场高出好几层楼高度的轨道上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呻吟着，感觉周围的世界正有节奏地起伏，好像骑在一台洗衣机上。世界看上去疯狂地倾斜着。我呼吸很微弱，右前蹄传来阵阵疼痛，还听见了枪声。

记忆涌回脑袋，我迅速睁开眼睛，环顾四周，差点就从斑马背上摔了下去，她正背着我爬上陡峭的斜坡，我们正在欢乐农场的过山车轨道上。

我最多昏迷了几分钟，但足以让斑马醒来了。从高架轨道上跳下去显然不是好主意，她只有轨道上两个方向可以走。我感到一阵欣慰，泽妮思还了我一份情，正带着我离开。

我第一个担心的是哔哔小马。我试着举起前腿，但抬起几寸便让我发出痛苦的惊叫，剧烈的疼痛贯穿了我整条腿。

哔哔小马没有受到直接的打击，本身没有损坏，但子弹击碎了外部设备。无线电设备被毁掉了，我的逃生计划也随之泡汤。

我打开了视觉强化魔法，哔哔小马不断闪着警报。那堆绿色污泥让我吸收了太多辐射，已经超过了哔哔小马的警戒值。我前胸和右前腿都负了伤，后者不仅扭伤，还有轻微的骨折。

我向下看去，一群奴隶贩子在地上向我们开火。根据经验来看，那些小马即使在很近的距离准头也算不上多出色。而在这种距离，加上轨道掩护着我们，他们能射中我们就真是走了狗屎运了。

身后，还有更多小马在轨道上追我们，但远远落后。狮鹫才是最大的威胁，我环顾四周，却没发现他们，那现在就是几乎没威胁了。

泽妮思到达了铁轨的顶端，停了下来，有些顾虑。过山车轨道最高处停了三节涂着彩绘的小马状车厢，在那里锈蚀了二百年。斑马没办法直接绕过它们，只得慢慢爬过。

她小心翼翼将蹄子放在橙色的后车厢上，把自己重量压在上面。车厢发出一阵金属的吱嘎声。她回头朝我做了个鬼脸，我明白了她的意思。

我集中精力，用悬浮力场包住我们俩，减轻了我们的体重。汗水从我脑门里冒出，肺里好像塞了滚烫的煤块一样，而且还只有一个肺能呼吸。这一下把我剩下所有力气都榨干了。魔法力场突然消失，我差点就重新昏厥了过去。

不，妈的，为什么非得是现在？我之前有过一次过度使用念力的经历，那次恢复花了我好几天（加上魔法小雕像的增益效果）的时间，最后才能重新正常飘起物品。现在的感觉和那时候非常相似。也许我还没有完全力竭，但体力已经严重不支了，这么虚弱的状态下又那么地拼命，距真正的精疲力竭可能不远了。

我调整了一下呼吸，再次集中注意力。独角微微发光，悬浮力场慢慢包住我们。我呼吸变得急促，气喘吁吁，但至少维持住了力场。“爬，”我不停地喘着气，“现在。”

斑马小心翻上车厢，踩在第一个座位的长凳上。旧车厢轻微振动了一下，再次发出吱嘎声。她一步一步穿过车厢向前走去。

我们正走到紫色车厢中间的位置时，前面那一节车厢的车头突然被打了一个洞，远远传来一声枪响。我咕哝着，泽妮思本能退了一步，半栽进车厢的座位里。我的念力消失了，连在一起的车厢立刻发出了抗议的哀鸣。

我错了，要担心的才不是什么狮鹫，那些天杀的萍琪派气球里的狙击手才是我们的威胁。一爬上轨道顶端，我们就已经把自己完全暴露在狙击步枪的十字准星下了。车厢拖慢了我们的速度，给了他们轻松的瞄准机会。

另一枪正好打穿了座位，射在了后面车厢的框架上。泽妮思小心地把我从她背上卸下来，放进了座位里，又爬上我们前面的座位。我们被盯得死死的。

一只狮鹫的影子从我们头顶掠过，扔了什么东西下来，砸在了应急爬梯的边缘上，弹到了轨道的末端。那颗蹄雷不一会儿就爆炸了，爆炸声伴随木头碎裂的声音传来。我感到身下的车厢轻微抖了一下，蹄雷炸断了早已不再坚固的过山车框架的一些横梁。

又一只狮鹫飞过，展开翅膀斜着身。我警觉地发现，那厮爪里抱着火箭弹发射器！

没时间思考了，我们必须离开。

我从座位里跳了起来，转身用后蹄用力踢前两节车厢和最后一节车厢的连接部位。又是一声枪响，子弹撕开空气从我的正上方飞过，打在了后车厢上。我这才注意到，每节车厢的头部都被涂成了萍琪朋友们脸的样子，看起来很滑稽。

我用前蹄顶在座位上，用后蹄猛踹苹果杰克的脸。我的身体发出抗议的尖叫，右前蹄疼痛袭来，滑了一下。

橙色的后车厢发出刺耳的尖啸，开始向后滑动，锈死的车轮逐渐磨出火花。在我们身后追赶的奴隶贩子慌忙停了下来，像保龄球的瓶子一样顿了片刻，立刻开始夺路而逃。有一个直接跳到下方较低的轨道上，从我视野中消失了。

没有了最后的那节车厢，前两节车厢开始慢慢滑下坡了。我转过身，想用受伤的前腿钩住座位边缘。我成功了，但疼痛就像一把大锤砸在我的脑袋上。我惨叫着，差点滑了出去。

泽妮思跳进我的座位里，用牙死死咬住了我的鬃毛。

拿着火箭弹发射器的狮鹫开火了，一枚火箭弹拖着尾迹冲我们飞来，预示着惨烈的死亡。

泽妮思猛地把我拖进车厢里，用最快速度把我们俩都扑倒在地。下一瞬，火箭弹就命中了身后的轨道，正好是刚刚后车厢在的位置。爆炸的冲击波掠过我们头顶，弹片切割着我们的背部，火焰吻着我们的皮毛。车厢严重向前倾斜，后轮脱离了轨道片刻，悬在半空，又重重砸在下面的轨道上，轨道的金属残渣和燃烧的木屑如雨般落向下方的游乐场。刚刚车厢还在慢吞吞地向前滑，现在突然就变成了生死时速。

车厢颠簸着横冲直撞，一路发出刺耳的尖啸。前面的蓝色车厢疯狂冲撞，不时跃起，随时有脱轨的危险。如果真的脱轨了，那我们就死定了。这次可没有灾厄从空中接住我。

我胃里翻江倒海，下坡滑行突然又变成了上坡，我们被重重压在座椅的长凳上。

上坡的角度正好把我们座位暴露了出来。一发子弹打在了长凳上，距泽妮思左肩几寸远，长凳内部腐烂的填充泡沫漏了出来。

一只狮鹫（我相信是对我们扔蹄雷的那一只）拿起了挂在身上的杠杆步枪，向我们飞来，冷静朝我们的方向一枪接着一枪。刚刚的即兴搭车之旅已经把我们和他们拉开了一段距离，但我们现在正在减速，他马上就会进入最佳的射程。

第二只狮鹫正重新装填火箭弹发射器，第三只紧随其后，斜身转了个弯，从支撑过山车的支架下方飞过，离开了我的视野。

持杠杆步枪的狮鹫再次开火了，泽妮思脖子后面喷出一股鲜血。我知道这样被子弹擦到一定很疼，但她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。狮鹫飞得更近了，正在瞄准，就要开枪了。

枪膛是空的。他咒骂着，悬停在空中重装着弹药。

重新装弹意味着对武器的控制减弱了。我集中注意力，用念力夺过了他的枪，合上杠杆。看见自己武器突然调转方向对着自己，那只狮鹫的眼睛瞪得老大。**砰！**

他落下的时候，另一只狮鹫又冲着我们发射了一枚火箭弹，火箭弹拖着尾迹飞向我们，擦着我们飞了过去，我能听到它从前方传来的爆炸声。

我急忙把杠杆步枪飘了过来，检查了一下。在我夺下枪之前狮鹫只上了两发子弹，也就是说我现在只有一枪的机会。我必须好好选择自己下一个目标。我们的车厢爬上了一个稍矮的坡顶，第三只狮鹫突然出现在车厢旁边，用双管霰弹枪直直指着我们的脸。

**砰！**我毫不犹豫地盲射了一枪，狮鹫盘旋着坠了下去，我打中了她的翅膀。

泽妮思缩在座位里。我鼓起勇气坐起来，向前望去。坡的底部有一个急转弯，然后通向一条隧道，隧道穿过了那栋谷仓模样的士气部大楼。但第二枚火箭弹已经在轨道上炸出了一个洞。

泽妮思用奇怪的口音咕哝着，挪到我身边低声说：“我希望现在仍然在按计划进行。”

“当然，”我撒了一个谎。

我朝前爬了几步，气球上的狙击手又开了一枪，我缩了一下，反器材步枪子弹打在前方的轨道上，击飞了一节枕木，我用下半身勾住最前排的座位，从“暮光闪闪的脸”上滑下身去，车头凸起的独角正好能让我抵住肩膀，我向下伸出左前蹄，猛击车厢连接处的锁定部件，释放了蓝色的前车。

由于从后车重量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，前车开始远离我们，向前滑去，撞上了弯道，又是一个漂移……云宝黛茜车终于做出了它真正想做的事。它冲出了轨道，飞向了空中。

我拼尽全力，集中精力用悬浮力场包住暮光闪闪车，抵消我们的重量。我向露娜祈祷，希望这样能让我们跃过那个缺口。我向塞拉斯蒂娅祈祷，希望自己的念力不会在中途突然耗尽。

如果这两次祈祷应验了，那么我心中任何对“女神一直在天上看着我们”的怀疑，都将灰飞烟灭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紫色的暮光闪闪车疾驰驶入黑暗的隧道。一阵剧烈的颠簸后，我们失控的车厢终于跳出了轨道，一边滑行一边翻滚，我整只马都从车厢中甩了出去，重重砸在轨道上，肩膀上又添了一处新的伤痛，在我左肩碰撞铁轨的一瞬间，我左前腿的神经似乎被剧烈地电了一下。

泽妮思仍然缩在座位里，车厢一直不停翻滚，最后撞上一排小丑马形状的电线架。我吃力地抬起头，气喘吁吁，隐约看到斑马颤抖着从残骸中爬出来。

我挣扎着站起来，两条前腿传来不同程度的疼痛，头晕目眩，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都要休克了。

泽妮思向我跑了过来。“那么，我的小马救主，”她用低沉、充满异国风情的声音问，“这仍然是计划的一部分，对吗？”

我打开哔哔小马的照明灯：“这儿肯定有一条路通向大楼的内部。”

“逃离的计划就是闯入红眼的老巢？”在近乎天真的语气背后，我能听出她的质疑。

我点点头。“我们到屋顶上去，总有一个萍琪派气球拴在那里。我们要拿下它，用它来越过壕沟和巨墙。” 我缩了缩身子，呼吸有些困难，“我朋友在外面等着我们呢。”

斑马盯着我看：“你所有朋友都像你一样疯狂吗？”

“你……不必跟着我，”我叹了口气。我救了斑马的命，但同时，也绑架了她。她已经不能回到奴隶贩子那里了，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。在越过巨墙之前，她不得不和我困在一起。不过，之后……“尽管我真心希望你能……”

“你救了我的命，小马，”她回答，“你现在得对我负责了，由你来决定是否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，在那之前，我会一直跟着你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之后呢？”

“你还是需要负起责任，”她坚定地说，“除非我从你身上收回责任。”

我眨了眨眼睛，这行为是一回事，但用疯狂的斑马逻辑把它给重新解释一遍，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我们在隧道里跋涉了一会儿，找到了进入古老的士气部中心的一扇门——现在已经成了红眼和斯特恩奴隶帝国的总部。

我伤得很重很重，但以我经验来看，室内作战是我的强项。我感到自己恢复了一些自信。

拿着火箭弹发射器的狮鹫突然飞进了我们身后的隧道。我和泽妮思都缩进了掩体的黑暗之处，一动不动。狮鹫开始沿轨道走过来，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。

我把精力集中在他的鞍包上，剩余的火箭弹就放在那里。

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我更努力地集中精力。

依然什么都没发生，我的角甚至都没发出一点光，更别提悬浮力场了。我垂下脑袋，精疲力尽。刚刚跃过缺口已经耗尽了我最后一点力气。我现在甚至都没法自卫了，完全没用。

天杀的，为什么非得是现在？我本来还指望用悬浮魔法把我们飘进飞艇里。现在我们不得不另找办法上飞艇了。就算有办法上飞艇，更大的问题是，我们能不能活着到达屋顶。

我回过头，突然看见一个影子慢慢接近了狮鹫。泽妮思已经溜到了他的身边，而他完全没有察觉。当她一蹄子击中狮鹫的脖子时，我才看清了她。狮鹫发出一阵窒息声，身体一下子变得僵硬 。斑马丝毫没有浪费时间，干净利落用前蹄折断了他的脖子。

我看着狮鹫暴毙在斑马身边，真希望他带着步枪。我确实考虑过带上火箭弹发射器，但又（我又不是铁蹄）否决了这想法。泽妮思显然更擅长潜行近身作战，和我有几分相似。另外，由于我缺乏相关经验，在一栋大楼里用牙衔着高爆炸药，听起来也是非常糟糕的主意。

我还希望他的护甲能适合小马的身形。不过我还是搜刮了他的鞍包，留给自己用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缩在角落里窥视，扫视着腐坏的粉色走廊。两只身着红眼护甲的小马在一台墙架终端机附近站着岗，盯着对面的壁凹处，我觉得壁凹内的光可能是黎明沙士贩卖机发出的。守卫还没开始主动搜捕我们，但我得说，附近没有其他路可以绕开他们了，另一条可以上去的路也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坍塌。

尽管如此，攻击不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小马还是让我感觉良心上过不去，无论是不是奴隶贩子。这已经远远超越自卫的定义了。我想知道能不能偷偷溜过他们，但走廊太窄了，他们尾巴贴着墙站在那里。我们只能直接从他们面前经过。不管动作有多轻，蹲着过去也不可能让我们完全不被发现。

我还没来得及对泽妮思比划，她就已经从我身边溜了过去。她倒是可以毫不犹豫杀死红眼任何一个士兵，没有一点道德的负担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她溜到走廊的半途时守卫才发现了她。她一下子跃过剩下的半条走廊，前蹄着地，扬起后蹄重重踹了一个守卫的脑袋，力量之大，直接让他头盔飞了出去，掉在走廊里滚来滚去。

另一个守卫是独角兽，她已经将自动步枪瞄向了斑马。

我一下子向那个守卫冲过去，腿疼得难以忍受，我低下头把角放低。那只独角兽转过身，第二个袭击者的突然出现让她惊了一下，泽妮思抓住机会踢开了她的自动步枪。武器从她的悬浮力场中飞了出去，撞在了肮脏的暗粉色墙壁上。我的独角擦过守卫的护甲，痛得比她还厉害。她的独角开始发光。

附近突然爆出了一阵电流，刺痛了我的神经，我寸步难行，倒了下去。从守卫腿间，我看到泽妮思也倒下了。我呻吟着，想起其他独角兽（不像我只有一种）帽子下面还藏了很多其他的魔法，可不仅仅只有念力。

独角兽重新用悬浮力场包住自动步枪，朝我飘过来，她觉得独角兽袭击者才是最大的威胁，这是个致命的错误。

泽妮思一个扫腿掀翻了独角兽，她在慌乱中用自动步枪开了几枪，几发子弹落在我身旁的地板上。我几乎无法动弹，但斑马似乎恢复了大部分行动能力。我的条纹同伴滚到守卫小马身上，反复用前蹄痛殴她的脸。独角兽独角断裂的声音让我心中一颤。自动步枪的悬浮力场一下子就消失了，落在了地上，正好就在我嘴巴可以咬到的范围里。

在我叼着步枪起身的工夫里，泽妮思已经把两个卫兵全都打死了。

我环顾四周，先前猜得没错，守卫对面的壁凹里确实有两台自动售货机——一台黎明沙士售货机和一台看起来还能正常工作的弹药售货机。中间有一扇厚重的保险库铁门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“这是什么？”泽妮思问，盯着保险库大门后的房间。

我停下来破解终端时，她显得有些不安，可以理解。当我解释说需要喘口气时，她才松了一口气。我微弱艰难的呼吸声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我伤势最糟糕的部分，在于不能冒险进行治疗——不能在断裂的肋骨仍然刺进肺里的情况下治疗。任何药剂都会导致伤口愈合错位。我需要薇薇，现在除了治疗绷带，我什么药剂都不敢用。这种情况下，我甚至不敢使用镇痛剂，因为我需要清晰的思考。

“废土在耍我……”我步入保险库，自言自语，看着四周的空架子和散落一地的记忆水晶球——没有魔法，我一颗也看不了——以及一排需要输入密码的嵌墙保险箱——我一个也开不了。每当我受伤的时候，小马国废土总喜欢扇我的耳光。

“那些是什么？”她看着一地凌乱的记忆球问。

“忏悔。”

我开始收集记忆球，用牙把它们叼起来，扔进从守卫搞到的鞍包里，我往另一个鞍包放了弹药和几瓶黎明沙士。我穿过置物架，发现了一台发着光的终端机，也许它有办法打开那些保险箱。

我走到它旁边，用哔哔小马接上终端机，开始破解。这台终端机出乎意料的难，在第三次被迫退出系统，避免终端被强制锁死后，我头脑里有只小马开始呼唤着曼他特，我努力无视那个声音。

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，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。斯特恩正派马在这栋大楼内部和周围搜寻我们。很分散，但总有一个或几个误打误撞地碰上我们。

“再试一次！”在第四次退出后，我向泽妮思保证，“如果还是破解不了，我们就走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试着开红眼的保险箱？希望找到什么吗？”泽妮思合情合理地问，“是不是里面有飞艇的门票？”

我哼了一声，正想找点讽刺的话回应她，却发现了密码：棉花先生。我瞪着终端机看了一会儿，不再为自己破解时间太长而感到沮丧了。

从终端机的时间记录可以看出，没有其他小马破解过它。过去两百多年的时间里，这台终端机都没被用来操作那些保险箱。一条安全通知显示，近几年一直有小马通过输密码的方式重复打开最左边的那个保险箱。

我把它们全打开了。

最右边的保险箱里有一个严重损坏的记忆球容纳盒，只有一颗记忆球，其他三颗都不见了。还有一段音频记录，一件脏斗篷，一个隐形小马和六份文件。我注意到在我取出斗篷时，泽妮思的反应很奇怪，尽管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“没事，”她撒谎说。

我拿走了音频记录和记忆球，把它们和地板上捡到的记忆球分开保管。我把斗篷给了泽妮思。它发暗的颜色能提供比她显眼的条纹更好的伪装，而且它对我来说也太大了。她点点头，穿上了它，但斗篷又滑了下来，脖子上有个扣子坏掉了。

我打开了第二个保险箱，警觉地向后一跳，保险箱里发出旋转的光芒，里面有四个蛋形物体，仿佛跳着催眠舞蹈一样闪耀着暗色的光晕，“这些是什……什么？”

泽妮思走上前，研究了一下，没用眼睛直视它们：“野火之卵（Balefire eggs）。”

我愣了一会儿。没错，实际上，小蝶最开始并没有设计出毁灭城市的魔法，她只是设计了一种魔法框架，能吸收普通的法术，把它们的效果扩张到超出……呃，超出任何想象的范围。就像治疗咒语一样，必须得先有作为对象的一种魔法，然后才能扩张。这些野火之卵，就是大规模杀伤性野火炸弹的基础法术。

“这……这些炸起来有多厉害？”我问着自己的斑马伙伴。

“不知道，我没活在两百年前，也没有参加用到这些东西的那场战争。”

这就说得通了，我能推测出士气部在一次突袭中缴获了这些东西，也很清楚为什么它们一直被锁到了现在。

第三个保险箱里有一个像天马英克雷的头盔，内置记忆储存器，有完整的黑欧泊石。里面还有很多标着“CZA”的文件，还有许多因年代久远而模糊不清的照片。我把所有文件抽了出来，铺到地上，想搞清楚里面隐藏了什么信息。

“‘斑马公民活动’，”泽妮思在我身后说，看着我从保险箱里清出来的一个文件夹，“你的政府密切关注着每只生活在小马国里的斑马。”

“那不是我的政府，”我迅速纠正，“士气部关注着每一只马。”

文件后边还有个仪器，看起来像初代的哔哔小马。它已经关了机，毛毡内衬上有一些古老的血迹，是通过截肢被取下来的，我希望这是佩戴者死后才发生的。我用自己哔哔小马连上了它，开始查看里面的文件。但很奇怪，它被双重加密了，和我走出二号避难厩第一晚发现的那种加密模式一样。我唯一能看见的记录，就是自动绘制出来的一份三号避难厩平面图。这个避难厩看起来和二号避难厩一模一样，但苹果园面积只有二号的三分之二，还有两个连在一起的监督办公室。我莫名其妙打了个寒颤。

最后那个保险箱是红眼用的，里边藏了大奖。

辐射发动机的设计图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看到楼梯井顶部的海报，泽妮思不由自主退了一步。“厄运兔 (Doombunny)！”她神秘地低声感叹。

我的视线从斑马伙伴转移到了海报上，又转移了回去。这张海报和我在诊所里看见的一模一样，只不过保存得更完好：小蝶被各种动物包围，写着“记住：我们全都在一起！彼此照顾。”

一开始，我以为泽妮思指的是小蝶，这么想也有几分道理。考虑到她和超聚魔法的关系，我可以猜到她被一些马当成带来死亡和毁灭的象征，而且她也非常可爱。

然后我注意到了坐在她脑袋上的小白兔，扬起了眉毛，疑惑地转头问泽妮思：“厄运兔？认真的吗？”

泽妮思哼了一声：“你不了解，你从未听说过关于小蝶守护者的传说。”

我斜着耳朵，知道自己脸上的表情一定又困惑又震惊。

“厄运兔是战场上的噩梦。小蝶会上战场抢救伤员，就算是斑马士兵；而她的守护者会毁灭任何蠢到想攻击她的马。”

“那只……兔子……”

“喔……厄运兔可不单单是什么普通的兔子，厄运兔是长着尖牙利齿的死神……”

她的话让我思绪乱作一团，她一定在扰乱我的思路。

“……比体型大自己好几倍的生物还要强大，多亏厄运兔在秘密实验室里调制的化学药剂。”

“化学药剂？”简直疯了。

泽妮思把脸靠到我的脸前，用一种古怪的口吻说：“对，厄运兔还是实验室的主管，我听说它还会做蔬菜沙拉。”她微微一笑，明显就是想戏弄我。

不过，从她的眼神来看，不完全是。

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太巧了，正好来到一个像研究实验室的楼层。楼梯井外有一扇门，门上有一扇小窗。透过小窗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庞大的房间，专门用来研究神秘科技和陆马科技。房间尽头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，窗外，吠城暗红色的光芒透了进来。白天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太阳很快就会落下。

我们悄悄溜进门，在里面忙活的那一只小马没注意到我们的进入，泽妮思迅速解决掉了他。

我放下自动步枪，开始扯掉他的实验服。当我脱下实验服时，泽妮思皱起了眉。“提供不了多少防护，”我承认，“但总比没有好……”我本可以用红眼守卫的护甲，但在新苹果鲁萨近郊差点被一只天马误杀掉之后，我再也不想犯这样的错误了，“……另外，它让我感觉更‘科学’。”

泽妮思翻了个白眼，跑向房间一侧厕所里的药品柜，用蹄子砸向第一个柜子的锁，直接给砸开了。

我翻出录音带，下进哔哔小马里，打算在搜刮完房间后再放。我目光落在一张派对时间曼他特的配方上。这间实验室里的原材料一定够我制作一些，而我们处境也正好越来越让我绝望。

把注意力从配方上移开费了我好大的劲儿。我强迫自己去想灾厄、薇薇、敬心……

我想起了敬心甜美的声音，她说过的话浮现在脑海里：

……哦，只是狂怒药剂和镇痛剂的混合物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和一个朋友在和平部诊所废墟里发现了它的配方……

我眨了眨眼睛，叫住了泽妮思。

“等等，你是说，小蝶的宠物兔子发明了狂暴神油？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“你好？”

正当我开始检查终端机和塞满整个实验室的笔记时，瑞瑞的声音在耳机里问，我很显然只能听到这场对话中一方所说的内容。

“您好，陛下！能接到您打来的电话真让我喜出望外！

噢，和往常一样。好多事情，好多项目，好少时间！说实话，就管理一个部门而言，有一半时间我都和小蝶一样，感觉自己是个模特！而另一半，我绝对会喜欢！当然，我仍然会找时间做新衣服，睡我的美容觉。我觉得自己会发疯的，如果我不……不不不，少吃几顿饭没什么大坏处，还能帮助我保持身材。

对，是的，我确实听说了泽科拉发生的事，我和其他小马一样气愤。我已经向萍琪承诺，我的部门会提供任何资源，帮她追捕那些要为此付出代价的禽兽，把他们绳之以法……从好的一面来看，您必须承认，新系列海报真的非常有效。”

瑞瑞听上去对泽科拉的遭遇非常难过，而对自己的宣传效果只有一点点满意。这个名字很耳熟。噢，对了，是苹果杰克的斑马朋友，可能还是她们所有小马的朋友。我能明白为什么瑞瑞会和她有这样的关系。

“……萍琪？她总是很古怪，亲爱的！不，和往常没什么不一样……不，露娜公主，我想您没什么可担心的。古怪和萍琪是并列而行的。您只要学着接受她，就会更爱她的。”

我想起维尼尔·斯库奇的记忆球里，暮暮是如何因为萍琪和她的毒瘾在众马面前大发脾气的。我顿时感到一阵欣慰，刚刚克制住了自己想制作更多派对时间曼他特的冲动。

“不过，我得承认，我有点担心其他几位朋友。好吧，我听到传闻，只是传闻，说苹果杰克在自己部门里……遇上了一些麻烦……不，我真不能这么说。

……还有暮暮……您最近见过她吗？她真的很累！压力也非常大。那个可怜的朋友承担了太多责任……太多工作……您必须承认，除了我，暮光闪闪是唯一真正去努力管理自己部门的小马，而不仅仅是把自己想法像丢蹄铁一样丢给其他小马，这方面，我们就别提云宝黛茜的‘部门’了……听说她那边正在进行一个大项目，还有，斯派克可怕的青春期已经开始了，您也知道，他现在完全是一个令马费心的‘大包袱’。不，不，但是，露娜公主，我真的觉得暮光闪闪需要一个假期……

不，其他小马都很好。至少我上次见到她们的时候是这样。小蝶做得很出色，我每周都能见到她……我真希望我能经常和其他小马见面。她们是我第一群真心的朋友……老实说，也是我唯一一群真心的朋友。我非常想念她们，但总有那么多事要做。我都不记得我们上次聚在一起是什么时候了……噢，等等，想起来了，是在萍琪的生日聚会上。不，不是今年的，是去年，我再想想……也许是前年？”

这一次瑞瑞的声音有点颤抖，我能感觉到她试图隐藏着内心的悲伤。这让我深深产生了共鸣，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心中也有类似的痛楚吧。

“不，我很好。只是……有时候，我感觉我们好像正在拉开距离。我无法忍受这情况发生，我真必须做点什么。”

我需要我的朋友。当录音快要放完时，我浑身颤抖，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伤痛。

“不，露娜公主，这是我莫大的荣幸！非常感谢您的来电！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重新看了一下藏在首席研究员桌上终端机里的记录（那张桌上有一个烟灰缸、一盒雪茄，还有二十多个瓶盖）。

迂回魔法。根据我看到的研究记录，神秘科学部已经破解了它，大概就在末日前一个月。他们甚至已经开始少量投入使用了，但不是用在武器上，而是用来制造护盾——只允许特定的对象透过的护盾。

红眼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。首先，他的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把迂回效应用到武器上。研究成功后，完整的记录都被清除掉了。从所剩无几的信息来看，就在我到来前不到一星期内。我很乐意告诉铁骑卫长老多疑的好处，而且假装她不知道结果。第二个项目正在进行中，结果不容乐观，红眼正试图弄清如何绕过迂回魔法，让它无视一些不该无视的对象。

泽妮思从补给柜里搜了满满一袋子草药和化学药剂，小跑过来，窗外的动静突然让她僵在了原地。

我离开了终端机，尽可能迅速地移到她身边。我凝望着窗外，有什么庞然大物正从吠城弹坑的红光中升起来。

是一只全副武装的天角兽，体型至少是正常的三倍大，能量波在她四周的空气中翻腾，正朝我们飞来，身后留下了一道能量的尾迹。

“啥……啥……？”我嘴里干得说不出话。

“她一直沐浴在吠城弹坑的辐射中，”泽妮思说，就像对一个孩子解释一样，“辐射生物不仅仅可以在辐射中得到治疗，如果它们吸收了足够多的辐射，它们会变得更健壮、更强大。”

天角兽能变成……庞大的超级天角巨兽？我在无奈的愤怒中尖叫着：“这……这不公平！”

我抬头仰望天空，轮番诅咒着塞拉斯蒂娅和露娜。她们魔法比我强那么多难道还不够吗？她们还那么聪明？那么狡猾？还他妈有心灵感应？还有几乎能挡住一切的护盾？还能飞？！

还能隐形？还能瞬移？

我有千言万语想骂上天：“你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你们他妈到底想要什么！？？”

一团深蓝色的光芒包住了巨大的落地窗，玻璃开始剧烈震动，我脑海里突然回想起自己之前把镜子迷宫变成屠宰场的画面。

“快跑，”我向泽妮思低声吼道。

我们转身开始逃跑。

当我们冲过通往楼梯井的门时，我听到了窗户被震碎的声音，但并没有传来任何玻璃碎片的落地声。我飞速转身，猛地关上了身后的门。下一刻，超级天角兽就把数以百计致命的玻璃碎片射进了门里。

这轮碎片轰炸结束后，我鼓起勇气透过门上的小窗向内窥视，看到那只巨大的黑色天角兽冲进了房间里，激活了护盾。那个护盾球壳的表面不停闪着满溢的能量，强大到足以让地板塌陷，让天花板剥落，激起的气浪把桌子和化学仪器冲得七零八落。护盾上溢出的能量还让附近几台终端机迸出了火花，直接爆炸了。我看到自己留下的自动步枪随着塌陷的地板掉到了下一楼。

好吧，至少我不用操心如何毁掉他们的研究了。

我惊恐地转过身，发现自己可以跑得比身体允许的快得多。这样很疼，就像呼吸着液态火焰一样，但我还是拼命跑了起来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超级天角兽炸开了地板，进入了楼下的走廊里。她体型太大了，没法轻松穿过那片空间，但几乎不成问题。她的护盾轻松撕碎了所到之处的墙壁，咀嚼着两侧的办公室。

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她可能会把整栋大楼直接推到我们三个的头顶上。她的独角闪着黑色的光芒，短暂收起了护盾，释放出大量的黑暗能量，如同黑色闪电一样。

我拼命冲向角落，感觉自己身体就要爆炸了，炸了后还要再炸一次。泽妮思跑在我前面，从容得多。伴着臭氧和甘草的气味，我们身后的走廊被轰得粉碎。

我跟着她爬上了另一段楼梯，痛苦地惨叫，憎恨着这栋大楼，因为我们身后天杀的怪物不必像我们一样爬楼梯。

当我们终于爬到楼梯顶端时，超级天角兽撕开了天花板，悬在了我们面前。我绊了一跤，摔倒在地，停了下来，满腹怨念地意识到我们又不得不重新跑下楼去了。但我身体再也不想动了，我身体只想放弃，选择死亡。

我感到泽妮思咬住了我的鬃毛，把我甩到了她的背上。

黑色的超级天角兽展开翅膀，用角指着我们。护盾上闪着一个光点，光点又扩大成一个开口。 我震惊而绝望地意识到，即使我现在能用自己的魔法也无济于事。那只超级天角兽的护盾太强大了，就算是她自己也不能穿透它来施放一个魔法。

泽妮思倒下了，把我摔了下去，我看到她倒在地上抽搐。

心脏病魔法。几秒内，她就会受到永久的损伤或直接死亡。

我惊叫起来！冲着了那只超级天角兽，它是那么强大而邪恶，完全不公平！冲着天上的女神，她居然允许这样的噩梦存在，还让我在失去魔法后面对她！也冲着吠城弹坑，它的辐射真他妈的强！

在超乎寻常的愤怒驱使下，我把自己遍体鳞伤的身体从地上拖了起来，朝着那个生物猛冲过去。我突然意识到她看起来像极了梦魇之月的那些老图片。我纵身一跃，前半身跳进了超级天角兽护盾的开口里。护盾边缘深深刺进了我的胸膛，仿佛我正挂在弯刀的刃片上一样。我挣扎着，反而被割得更深了，我涌出的鲜血洒在了护盾内外。

至少超级天角兽看起来很震惊，我成功让她停下了攻击泽妮思心脏的魔法。

我没法进到护盾里，但还是把头向后一仰，忍着撕心裂肺的疼痛拉开自己一个鞍包，把里面的东西全倒进了护盾里。

几十颗记忆水晶球在魔法泡泡底部滚来滚去。天角兽瞥了它们一眼，没有在意。她把注意力转向了我。我恐慌地意识到即将会发生什么事，及时赶在护盾如镰刀般锋利的口子闭合前把自己弄到了护盾外。如果稍微慢一点点，超级天角兽的护盾就会硬生生把我切成两半。

我瘫倒在地，血流不止。就这样，我做到了，是时候睡一觉了。

我晕过去的时候，脸上挂着一丝微笑，尽管全身都沉浸在疼痛中。我救了泽妮思，而且证明，你可以用同样的把戏让那些婊子中招两次。

在黑暗吞噬掉我之前，我最后看到的场景，是那只天角兽飘在自己牢不可破的泡泡里，丝毫不受外界所动。除了里面几十颗记忆水晶球，以及四颗野火之卵。

我没能听到爆炸声。但泽妮思后来告诉我，声音……非常大，大得不能再大了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醒来时，我发现我们在一间男厕所里。我靠在一个小隔间里，看着对面墙上的萍琪派海报（永远盯着你小便？)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我并没有感到浑身酸痛，我猜自己还没死（而且，谁会在天堂的厕所里贴萍琪的海报……退一步说，谁会贴在厕所里？），这让我很担心。我感觉头晕……而且很怪异。

我低下头，发现自己被裹在了治疗绷带里，大概用掉了三四个医疗箱的量。我身旁的地板上散落着更多被血浸透的绷带。我在这里已经一段时间了。我不情愿地意识到自己用了镇痛剂。

逃跑计划看起来进展不错。

泽妮思回到我的视野中：“你是一只疯狂的小马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我希望能让你多休息一会儿，但我们现在必须动身了，我们正被猎杀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想要站起来，可四肢不愿合作。不一会儿，我又发现自己骑着斑马，像块旧地毯一样挂在她背上。我尴尬地红了脸，希望我的血没有流到她的身上。我不知道这样的姿势会不会影响到我胸口的伤，以及治疗绷带包住的其他伤口。我左肩不再疼了，右腿也只感受到轻微的扭伤。

泽妮思用牙叼起我的鞍包，同自己的草药小包一起挂在了身上。我帮她把鞍包系紧。

我的条纹同伴迅速低身爬过地板，小心翼翼，显然是想领先于什么存在。我知道我们正被斯特恩的奴隶贩子猎杀，但泽妮思的反应让我感觉有点奇怪。我感到心里一沉，在超级天角兽之后，我还没准备好迎接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目标。

“什么东西在追我们？”我问，恐惧着她的答案。

“严冬，”泽妮思用不祥的语气低声回答。

由于服用了镇痛剂，我的脑子勉强理解了一下她的话。“现在是夏天，”我淡淡地回答。

斑马哼了一下：“红眼的半机械狗——严冬正在追踪我们的气味。”

我很幸运，非常幸运，塞拉斯蒂娅眷顾着我，让我拥有安全的地方去漫步，让我拥有远离小马国废土的安全环境，拥有自己的爱犬——严冬的陪伴，我们曾进行了很多次探险。

如果他当时只是小雄驹，那么那条狗现在早就因衰老而自然死亡了。但我想到，他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，他用半机械技术改造了它，器官老化衰竭时，就用机械零件替换掉。简直毛骨悚然。

我发出一声呻吟，我们真的真的需要逃出吠城。

我们毫不费力爬上两层楼梯。泽妮思三次成功从奴隶贩子身旁溜过，完全没被他们发现，即使有我趴在她背上。当我们经过一间大门敞开的办公室时，我可以看见悬在窗外的暮色，落日的余晖把外面的世界染得如同血流成河一样，在窗前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。我们就快要到屋顶了。

我听到了一阵低沉而尖锐的犬吠。

我回过头。身后，一条半机械狗正在向我们逼近。严冬，与其说是动物，不如说是机器。它的大脑被包在一个微微发光的水箱里，和我之前遇上的生化脑机器马非常相似，我都开始怀疑那些倒霉玩意儿装的脑子不是小马，而是宠物狗的了。严冬的前爪看起来由地狱犬的爪尖制成。

连泽妮思也不想和那玩意儿作战。斑马闪身逃跑，飞速狂奔。严冬吠叫着追了上来，脑壳里的光变成了深红色。

我真希望自己还有自动步枪。就现在的情况而言，任何武器都可以。我觉得自己不能用恶毒的表情把它吓跑。

我们成功抵达标着“屋顶通道”的楼梯井，半机械狗紧追不舍，想咬住泽妮思的蹄子。我迟钝地意识到那条狗完全可以跳起来把我撕碎，但它没有这么做。我们正被赶进圈套里。

我转头想警告泽妮思，还没来得及这么做，我们就冲到了屋顶上。泽妮思一个急刹停了下来，我们被困在了士气部屋顶和阴沉的血色天空之间。

那个停靠在屋顶上的萍琪派气球依然在那里，但还多了另外两个，第三个也正在接近。几支反器材步枪正对着我们。

泽妮思带着明显的讽刺意味问:“依然在计划之中，对吧？”

严冬从我们身后钻了出来，停下脚步，似乎想守住那扇门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闭上眼，等着他们开枪。但那些狙击手并没有开枪，似乎在等待什么东西。我们身后的犬吠给了泽妮思一条线索，“红眼要来了。”

怎么，那个混蛋想亲自解决我们？妈的。“来啊！”我对着那些巨大的充气萍琪脑袋大吼大叫，“开枪啊！”

我累坏了。镇痛剂的药效开始退去，疼痛开始涌回身体。

一团金色的火焰，带着些许野火的绿光，从吠城弹坑里喷涌而出，如一道闪电一样冲上云霄，展开双翅，发出的强光照亮了夜空，如同一个微型太阳。

丧火低下身，向我们俯冲过来，一团比她大几百倍的火球笼罩着她，发出绿金色的光芒。

辐射生物不仅仅可以在辐射中得到治疗，如果她们吸收了足够多的辐射，她们会变得更健壮，更强大。

对不起，塞拉斯蒂娅，露娜……我为自己所有不敬的念头道歉！

接近这里的萍琪派气球在丧火经过的瞬间就被火焰点燃爆掉了。威严的先驱者张开了喙，耀眼的绿色野火喷射而出，扫过我们头顶。三个萍琪派气球都被点燃了，变成一团团火球。燃烧的气球碎片和奴隶贩子的尸体在上空如雨点般落下，那些飞艇开始下沉，坠向下面的游乐场。我邪恶地希望那附近最好全是奴隶贩子。

“丧火！”我欢呼起来，忍不住鼓蹄喝彩！

泽妮思瞪着上空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

半机械狗惊慌失措，从楼梯井里逃走了。

丧火四处翩飞。我能看见她吸收的能量正从身上释放出来，就像那只黑色天角兽流出的能量波一样。那只鸟儿俯冲而下，我都能听到火焰的噼啪声，以及下方奴隶贩子发出的惨叫。

我对事态的转折高兴过了头，花了几分钟才意识到，丧火也把我们逃离的希望一起烧成了灰。

我们仍然被困在吠城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们被捕是不可避免的事实，但依然是一大耻辱。

我发现自己眼前有红色的迷雾。并不是我的错觉，我们被押入房间后就是这样。空气中弥漫着某种奇怪的蒸汽。我试着呼吸时，这种气体让我已经重伤的肺一阵痉挛。红色的灯在房间里排成一列，发出的光把房间里的蒸汽照成了令马作呕的猩红色。

地板上划了一条线，我们身边武装到牙齿的狮鹫警告我们不要越过那条线。严冬蹲伏在一旁，时刻准备扑向第一只逃跑的马。有泽妮思高超的体术相助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可能杀出重围，但这想法只会让我体力不支地倒下去。

红眼从对面墙上的一扇门里走了出来，旁边的墙上还挂着一块巨大的黑色屏幕。他举了举蹄子，押送我们的狮鹫离开了，我听见身后的门被上了锁，他们把我们都锁在了里面。

“小皮，”他和蔼地说，“坐吧，放松一点，我对你没有恶意。”

显然这句话没法用在我们身上。我还在想红眼把他自己和我们锁在一个房间里究竟玩的什么花样，泽妮思突然向他冲过去，眼中流露出杀气。

她一下子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，幸运的是没有撞断自己的脖子。我盯着周围，突然明白这房间的气氛为什么如此诡异了。“你用红色的雾气掩盖了天角兽的护盾，”我大声地说出自己的猜测，说实话，还真有点佩服他，“你一定安排了至少两个绿色怪物在墙后一动不动地保护你。”

红眼目光投到我身上（字面意思——雾中，他电子眼里投射出来的红色光束清晰可见)。“我希望我们能自由交谈，而不是相互攻击，”他讽刺地看了一眼从地上爬起来的斑马。

“你想要什么？”我冷淡地问，想到他只有一个理由才能放过我们，而我不喜欢这样。

“我想让你做的事，不过是你将来一定会做的事，”红眼语气非常随意，还夹杂一股讨厌的自信，“我只是想让你按我的时间表去做。”

太棒了，我的死敌有求于我，我这条命真是烂透了。

“我要你杀了‘女神’。”

我的下巴掉到了地板上。

好吧，我没料到他这样说。“但……但你为‘女神’服务啊！你……你他妈就是她的高级神父！”

红眼微微皱眉，坐了下来，“我更倾向于把我们看成……合作伙伴。遗憾的是，这种合作关系对我的目标不再有利了。”他看了看我，完全无视了泽妮思，“在你解决掉那只弹坑的天角兽后，我觉得你具备成功的条件。”

“说下去，”我盯着他。

“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，‘女神’控制着自己的孩子们，通过心灵感应。她们并不是独立的个体，而是她意识的延伸。在‘女神’被除掉前，她们会一直保持这样。”

我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“如果‘统一’带来的是枷锁，那么为所有小马的自由所作的所有奋斗就毫无意义，”红眼义正言辞地说。“对新小马国而言，既没有空间留给奴隶主，也没有奴隶的容身之所。”

泽妮思冷笑了一声，“也就没有你的容身之所了。”我笑了出来，她和我想的一样。

红眼平静地看着我们，“对，没有。”

好吧，他第二次出乎了我的意料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做？自杀吗？”

他笑了笑，红眼的笑声真是动听，我厌恶他这样。“不，不，我计划更上一层楼。一旦你解决了‘女神’，就到了我亲自加入‘统一’的时候了，但并不是成为你们中的一员。毕竟，还要有小马接下公主和天马留下的烂摊子呢。必须有小马来掌管天气，升降日月。”

我眨了眨眼：“我有了一个新结论：你是一个疯子。”连‘女神’自己都做不到这些事，更别说一只天角化的陆马了。

他又笑了笑，让我紧张不安。“好，那就假设我会失败。但无论哪种情况，我都不会妨碍到你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就完全不必担心我了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一举两得？”

我真的很讨厌这只雄驹。“那你会做什么呢，”我争论道。该死，我之所以还在犹豫要不要打倒这个怪物，就是因为看到了他的努力带来的正面成果。我可能……赞赏着他正在建设的一切，即使讨厌他做事的方式。“学校？医院？重建基础设施，让小马国从末世的深渊中摆脱出来？！”

红眼假装沉思了一会儿：“亲爱的，我觉得你只有坐上我的位子，才能看穿一切。”

我的下巴又掉到了地上，他又一次蒙蔽了我的判断。他是怎么三番五次做到的？

“你想让我……做什么？”

红眼笑了，“想让你做？我只是期望你不会让这一切分崩离析。我敢肯定，你会试着找到方法来完成这一切，完全没有可悲而恐怖的奴隶制。再加上我在这里打造的基础，你甚至很可能会成功。”他礼貌地向我鞠了一躬，“我当然希望这样。”紧接着用一种务实的口吻补充说：“‘女神’仍然在她……马波里基地的家中。”

我意识到还有一个马蹄铁悬在空中。

“所以……你要放我走？”

黑色鬃毛的半机械小马点点头。“这是计划中必然的环节，”他甚至都没有看一眼泽妮思就继续补充，“你也可以带走你的斑马新朋友。你们两个在一起看起来……非常高效。同意，她也自由了。”

泽妮思用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望着我。我知道她渴望自由，为此不惜冒着生命危险，杀死其他奴隶。她是在恳求我接受吗？还是说在警告我正与魔鬼做交易？

“如果我拒绝杀死‘女神’呢？”

红眼眉头一皱：“好吧，我不喜欢采取威胁的手段。但是，先把话说在前面，你成功完成的话，就能挽救你塔里朋友的性命。”

不！我就不该把她们单独派到那里去的！公主在上，我都做了什么？

“你对灾厄、薇薇·莱米和铁蹄做了什么？”我颤抖地问，心里一阵害怕，“他们没事吧？”

红眼眨了眨那只正常的眼睛：“你说的是你留在吠城高塔的那个突击小队？我派斯特恩带了一队精英战士去给他们送上温暖的问候。我相信你的队友至少幸存了一个。”

我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，感觉蹄下整个小马国都突然消失了：“我……我要看看他们。”

红眼优雅地点了点头，快步走向大屏幕下方，按下墙上一个按钮：“斯特恩，报告情况。我这里有马想看看我们的俘虏。”

显示屏亮了起来，片刻后，显示出了图像，全是废墟和血。

紧接着，一只蹄子伸了过来，敲打着屏幕。“嘿！”灾厄的笑脸和他橙色的鬃毛映入了画面，“咱觉得这玩意刚刚启动了！”

我听到铁蹄低沉的声音：“灾厄，不要乱搞。”

“等等，”灾厄说，稍微向上看了看，“嘿，用这玩意儿能看到小皮哎。你好呀，小朋友！”

这显然不是红眼预料的发展，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，瘫倒在地上。

“噢，你一定就是红眼了，不能说很高兴见……哇！你是半机械小马！没想到那些传闻居然是真的！”

红眼终于出声了：“灾厄，是吗？我猜你杀了……”

“你的欢迎派对？你期望出现在这儿的同志？抱歉，他们现在没法跟你视频呢，因为大部分都被炸飞了。”

“大部分？”

“咱们抓住了你的狮鹫小妞，她现在安全又舒适，相信我，几乎都没怎么受伤，她一点也不觉得痛苦，”灾厄用一种嘲弄的“友好”语气说，与眼神中流露出的严峻神色格格不入，“考虑到咱们朋友小皮最近的境况不太好，咱觉得咱们该抓些俘虏，用来交换俘虏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看着吊桥在护城河上慢慢降下。另一边，透过通了电的锁链护栏，我能看见薇薇、铁蹄，还有一旁被五花大绑、怒目圆睁的斯特恩。灾厄估计藏在哪里当狙击手了。

铁蹄目光落在我的条纹同伴上时，我几乎都能感到气氛变得更冷了一些。

红眼站在我旁边，一面天角兽护盾包着他——那些保护他的天角兽就藏在我们蹄下的下水道里，安全避开了灾厄的狙击视野。“记住我的提议，小皮。杀死‘女神’……”他低声对我说，显然一点也不在意‘女神’的孩子们可能会听到（从我在蹄铁塔塔顶的经历来看，我怀疑那些维持护盾的天角兽根本听不见任何声音）。“……这样，你不仅除掉了她，也摆脱了我，而且能救你塔里朋友们的性命。”

我眨了眨眼，转身直视他的目光：“我还以为我们已经弄清那样的威胁相当愚蠢了？”我用蹄子指了指在门另一边等我的朋友们。

红眼摇了摇头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还以为他真的犯糊涂了。

“抱歉让你误解了，我说的不是那座塔上的朋友……”他说着，冲远处吠城高塔耸立的白色塔尖点了点头，“我指的是你十马塔里的朋友。”

我顿时觉得浑身血液都凝住了。

“我知道那座塔已经成功在一枚野火炸弹中幸存了下来，但你觉得它还能挺过另一枚吗？”

蹄注：升级

新技能：格斗小马——在避难厩辅助瞄准魔法中，所有徒蹄攻击消耗的行动点数降低10%。

附加的任务技能：吠城生存家——吠城废墟高墙内的艰苦战斗让你变得更强壮，你的伤害抗性增加二点，辐射抗性增加3%。

画师brainiac